

## ■青春岁月

## 记忆里的电影往事

□姜磊 文/图

小时候放了学，每逢周末，我家附近的工人俱乐部便是我最喜欢的去处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所谓的工人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小电影院，内有一排排的长条座椅，空中还悬挂着十几个大吊扇，吱吱扭扭地转。票房外面有两组铁栏杆，方便人们排队购票，我和同学们最爱把着栏杆当单杠，锻炼着还没开始好好发育的肱二头肌。

透过小小的售票窗口，每当有人递进几毛钱，就会有人递出一两张电影票。这票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，用蜡纸刻板把日期与座号印在薄薄的纸上，纸的颜色常换，黄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红色都有，就是不曾记得有过白色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从票房里伸出的那只手总是那么得小巧纤细，坐在里面的那个女人，想必也一定很端庄美丽吧。

那年头比较流行全家人一起看电影，扶老携幼，拖家带口的，其意义似乎超出了看电影本身，倒更像是一个欢快的节日。



粗略回想了一下，我在奶奶及父亲带领下看过的电影便有几十部，最早的是《画皮》，当时我被吓哭了，家人当场决定让我睡觉，电影演完再叫醒我带我回家；其余的还有《神秘的大佛》、《少林寺》、《南拳王》、《大刀王五》等等，实在是太多了，再列举下去不免有凑字数多赚稿费之嫌。可是它们鲜活的影像就像是刚刚才发生的故事，闪耀在我的眼前。

直到现在，我还是经常去电影院，可到底多久没有带着父母老人一起去看场电影了呢？如果选择一部他们喜欢的电影，全家人还像多年前那样一起去看，会不会让他们重温内心的美好回忆？

后来，青春加速了脚步，我们慢慢长大，更加愿意独自去影院，只可惜那时囊中羞涩，唯有逃票。而逃票的方式不外乎两种，一种是浑水摸鱼，守在检票口，等到有成年观众前来检票入场，则轻轻扯住其衣服后襟，冒

充人家的孩子混进去。现在想来，恐怕检票者以及被蹭票者都心知肚明吧，只是大家都不太较真儿而已，真该感谢他们，让我们白看了那么多场电影；第二种方式目前还没有太合适的成语概括，就是直接从洗手间的窗栏杆往里硬爬。干过这事的人都知道，那栏杆的空隙别管多小，只要头能过去，身体就过得去，这可都是血泪斑斑的经验啊。现在觉得可恶，可谁又没有过半大小子的荒唐时光呢？

坐到电影院里，四周黑漆漆的，由于长年不开窗的缘故，空气中隐隐有股发霉的味道。未遮严实的幕布缝隙处，不经意间会透进几束光来，灰尘在其中翻滚涌动，鲜活如有生命。我静静地坐在座位上，等待电影开场前的那道铃声，铃声响起，好戏开演。很多年过去了，看电影已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爱好，很多年少时的往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，唯独与电影有关的那些记忆，却始终浮沉在我的脑海，不离不弃。

## ■图片故事

## 姥姥的那碗丝瓜鸡蛋面

□杨蕾 文/图

去薛城看望姥姥前，我总会提前给她打个电话：“姥姥啊，你猜我是谁？”“啊？你是我的小蕊吧，你要来看我吗？”声音震得人耳朵疼，自从姥姥耳朵聋了以后，她总怕别人也听不见。而且不管谁的电话，第一句总这样回复，整的给她打电话的舅舅小姨们老冲我埋怨，“你姥姥就只有一个小蕊。”

到了她家小院门口，我喜欢老远就冲门里叫：“姥姥，姥姥，快来帮我拿东西。”她晃着因为年老开始发福的身体和一拃长的小脚跑得又急又快，五十多米长的小院跑过来都不会气喘吁吁，爽朗的笑声从堂屋驾着小碎步直飘到我耳边，谁又能想到姥姥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。

靠近东墙边的大灶台里，火舌往外不停地吐着，晒得干脆的玉米秸秆和棉花枝烧得噼里啪啦，一缕缕青烟扭动着腰肢从烟囱里蹿出来，鸡蛋的浓香伴上一股清香，锅盖儿都掩盖不住，不用猜我都知道锅里做的什么：丝瓜鸡蛋面，我从2岁吃到24岁，从来是连吃两大碗。

丝瓜，是姥姥在大门口的墙



角种的，每年3、4月，她便扛着小锄头，在墙角像个小学生做作业似的认认真真地翻松土块，数着丝瓜种播种上。几场春雨一过，种子扭扭捏捏地破土而出，先顶着灰黑的小帽子探出头来偷窥这世界，接着胆子开始变大，长出肥厚的两片叶子，不出几个月，满墙就被大片的绿色、龙飞凤舞的“胡须”、艳丽的黄色攻占了。

丝瓜是最实在的，一朵花结出一根丝瓜，长势参差不齐，大大小小的丝瓜不久便挂了一墙。我想这片风景定是陪姥姥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暖洋洋的下午，她们一起不知朝着村东头孩子们来的路张望了多少次。

我给麦格打电话：“来吃丝瓜鸡蛋面不？”他在电话那头激动得语无伦次的：“可…可…可得让我大娘给我留点丝瓜，下次回去做给我吃。”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激动。十五年前，一个跟家里闹矛盾离家出走的倔强山西男娃，饿晕在姥姥家门口这片丝瓜藤处，因为缺水缺饭嘴干裂出一道道血口，姥姥心疼得把孩子扶回家，去鸡窝里摸出鸡刚

下的三个温热的鸡蛋，做了一锅飘香四溢的丝瓜鸡蛋面，这男娃愣是一口气儿吃了四碗，脸才泛出点红色。当时姥姥不仅收留他住了一个多星期，最后送他去车站时还偷偷往他口袋里塞了200块钱。200块钱在那个年代可是姥姥能在村里生活半年多的生活费。

那年我12岁，一锅丝瓜鸡蛋面，让我明白了做人要善良，不要吝啬爱心，尽可能地去帮助遇见困难的人。我在学校的课本上听老师讲过这个道理，姥姥在我人生里用一锅面煮出了这条做人的基本准则。

深秋的时候，一墙的丝瓜秧开始脱落了，有几个又粗又老的丝瓜被太阳晒得只剩下破裂的外壳，风一吹过，里面的种子沙沙作响，像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，不知是姥姥忘了收它们，还是姥姥走丢在了那年深秋的丝瓜秧里，打那以后我再也吃不到姥姥的丝瓜鸡蛋面了……



## 难忘那年“采蘑菇”

□孙海存 文/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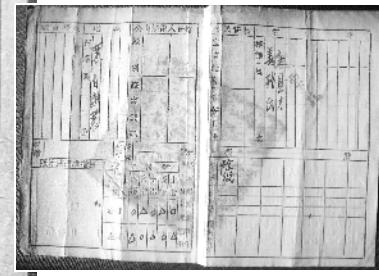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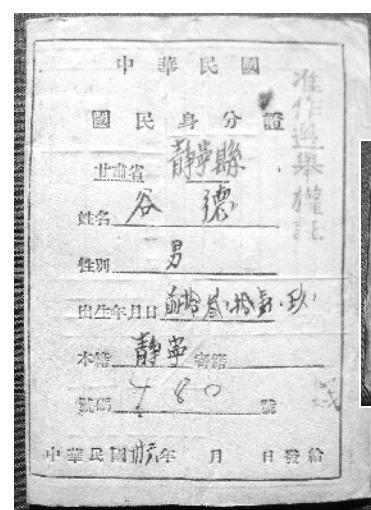
每当我翻开相册看到这张旧照片时，便会想起20多年前我们幼师班8位同学一起自编舞蹈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时的欢乐情景，我仿佛也回到了我的青春年代。那时，我们十八岁，化了淡妆，统一了服装，扎起了小羊角辫，腰间系着小围裙，一个个看上去都是那么的活泼可爱，在最美的年华里绽放着自己的美丽。我们自编的舞蹈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，代表我们幼师一班参加了学校举行的大型舞蹈比赛，在比赛中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。

20多年过去了，我虽然已经不能把当时表演节目的8个同学的名字都一一叫出来，但是，那时候同学们的欢歌笑语以及那优

美的舞姿，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那时候，我们在校的生活虽然清贫，但是却无忧无虑，练习指法、练声、编舞蹈成了我们课余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，这一段在一起像树苗喝水一样汲取营养的集体生活，无比充实和让人满足。

如今，同学们都各奔东西，我们也很少有机会再聚在一起了。年华流逝，我们也不会再有那时的青春活力。好在我能通过照片，回忆起过去的那些美好时光。现在的我在工作之余，也时常跳一曲广场舞，延续我的梦想，让舞蹈将我的生活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彩。



## 民国的“身份证”

□谷根才 文/图

家乡公安机关更换第二代身份证件，我们翻箱倒柜，查找资料，居然翻出了一张中华民国时期的身份证件，在“四世同堂”的谷家大院掀起了不小的涟漪，仔细一看身份证件的主人竟然是我们的大爹谷德。

这张已经泛黄的身份证件单页对折，跟过去的“红宝书”差不多大小，大爹的名字填写在正中央，出生年、月、日填写在左侧偏下位置，写有前拾叁拾陆字样，居民身份证号码横写在下方，阿拉伯数字为780，中华民国卅六年发给，正面右上角用红印章盖着“准做选举权”；背面印有保甲番号、住址和注意事

项。内页印有“教育程度、职业、公权候选人资格、家庭、公民照片”等事项。照片或标准指纹详细到右手、左手每个指头，分别用“O”、“△”书写，“役别”一栏填写有“除役”字样，旁边还盖有“选票证”三个字的章。内页对折处盖有一个方形的超大红印章，但文字内容因年代久远已不能辨认清楚。

倾听时代的脉搏，触摸历史的痕迹，品味艺术的魅力。这张身份证件成了谷家怀念先人、追忆逝者的物件，也成为我们收藏的最宝贵的文物，十里八乡的人争先恐后地前来观摩，成了谷家大家族的“传家宝”。